

文史通义

文史通義

仿宋影印

白香山詩集

出版廣告

白樂天號香山居士為唐詩大家杜工部而下當推第一及身即有元白長慶集行世而白氏長慶前後集尤為世采其詩詞旨暢達自成一派造語無雕刻痕最為自然後世各香山體東坡稱香山詩曰雖老雖二解洵不誣也總之白香山詩明瞭清通最合近時詩派今之學者不可不加以研究惜坊間少佳本偶有翻刻皆訛改相沿最足貽誤惟此刊係照一偶草堂原本攝印校讐最精注釋最詳凡從前俗刊中之誤謬皆為舉正行寬字大有朱竹垞宋牧仲著序文洵惟一文字善本也裝訂十二厚冊分上下二函定價大洋五元研究詩詞學者請速臨購買可也

上海
東陸書局出版

衛
汪左書林發行

原版陸象山全集八冊洋紙式元五角

芥諸葛武侯全集八冊洋紙式元

子萬紅友詞律三冊洋紙式元

園関夫子全集四冊洋紙式元

畫岳武王全集四冊八角

譜初唐四傑文集四冊元二角

書返魂香詩集四冊元二角

士齋文心雕龍四冊八角

章實文史通義五冊洋紙式元

洋初學記八冊元五角

五李笠翁香艷叢書三冊洋紙式元

元薛氏鍾鼎五冊壹元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會稽章學誠 實齊著

申鄭

按後答客問上舊黏箋云此續通志叙書後即上申鄭篇應將上篇改題云云頗疑續字費解且原目亦未便遷易因附原箋語於此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益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呖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絮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

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牒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謗因假某君叙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叙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別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

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遺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至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混。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徧狙。

見冠服不與齟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譏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興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請作者有義旨。而邊豆器數。不為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貴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攷索也。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

而春秋則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虢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諸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駟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遽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
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攷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
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
然獨斷之學。攷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
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
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
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
堂。亦自標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
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為正宗。則集眾修官之故
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攷索之功。而通志
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
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
志而衰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
意。而奄然媚世為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
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屬和萬

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壽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為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擬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先志著述。先志著述羣書以為薪蘇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為薪標。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鈎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辦。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具於別錄。臣瓚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

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詞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為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棄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瀉其本質。以致學者。冥習原書。忘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之書。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已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抉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為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置器以作者自命。不肯為是筌蹄嚙天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

乎。

答客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為已作歟。答曰。何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為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者所以為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已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為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為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性。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為已製。則人皆以為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加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則自為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為者。古人文辭未

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三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鑑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對。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為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為樂廣擇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為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而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疎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為功。而世多交譏互訾。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點者。本無所長。而謬為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八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為之一新。才智若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恃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為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

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迪著黜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為而為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明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大古。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為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敝。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其深。况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為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望更張矣。苟非深知此義。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為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

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于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文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訛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間，如有得失利弊，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并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承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

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紀事本末之例。以事為經。以人為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閏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為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為是篇之序。中間點竄文字。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為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吏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詞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典竄古雅。不得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為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為徇。則臣并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